

詩

筏

全

蘇子知

PDG

詩筏

吳興叢書

歸安吳大受牧園刪訂

詩亦有英分雄分之別英分常輕輕者不在骨而在腕
腕輕故宕宕故逸逸故靈靈故變變故化至於化而
英之分始全太白是也雄分常重重者不在肉而在
骨骨重故沉沉故渾渾故老老故變變故化至於化
而雄之分始全少陵是也若夫骨輕則佻肉重則板
輕與重不能至於變化總是英雄之分未全耳
詩以蘊藉爲主不得已溢爲光怪爾蘊藉極而光生光
極而怪生焉李杜王孟及唐諸大家各有一種光怪
不獨長吉稱怪也怪至長吉極矣然何嘗不從蘊藉

中來

李杜詩韓蘇文但誦一二首似可學而至焉試更誦數十首方覺其妙誦及全集愈多愈妙反覆朗誦至數十百過口頷涎流滋味無窮咀嚼不盡乃至自少至老誦之不輟其境愈熟其味愈長後代名家詩文偶取數首誦之非不賞心愜目及誦全集則漸令人厭又使人不欲再誦此則古今人厚薄之別也

詩文之厚得之內養非可襲而取也博綜者謂之富不謂之厚穠縟者謂之肥不謂之厚粗儻者謂之蠻不謂之厚

厚之一言可蔽風雅古十九首人知其澹不知其厚所

謂厚者以其神厚也氣厚也味厚也卽如李太白詩歌其神氣與味皆厚不獨少陵也他人學少陵者形狀龐然自謂厚矣及細測之其神浮其氣囂其味短畫孟賁之目大而無威塑項籍之貌猛而無氣安在其能厚哉

莊子云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所謂無厚者金之至精鍊之至熟刃之至神而厚之至變至化者也夫惟能厚斯能無厚古今詩文能厚者有之能無厚者未易覲也無厚之厚文惟孟莊詩惟蘇李十九首與淵明後來太白之詩子瞻之文庶幾近之雖然無厚與薄毫釐千里不可不辨

詩文有神方可行遠神者吾身之生氣也老杜云讀書
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吾身之神與神相通吾神既來
如有神助豈必湘靈鼓瑟乃爲神助乎老杜之詩所
以傳者其神傳也田橫謂漢使者云斬吾頭馳四十
里吾神尙未變也後人摹杜如印板水紙全無生氣
老杜之神已變安能久存

神者靈變恂恍妙萬物而爲言讀破萬卷而胸無一字
則神來矣一落滓穢神已索然

段落無迹離合無端單複無縫此屈宋之神也惟古詩
十九首彷彿有之

古今必傳之詩雖極平常必有一段精光閃爍使人不

敢以平常目之及其奇怪則亦了不異人意耳乃知
奇平二字分拆不得

清空一氣攪之不碎揮之不開此化境也然須厚養氣
始得非淺薄者所能僥倖

詩文以不斷不續爲至然須於似斷似續處求之
杜詩韓文其生處卽其熟處蓋其熟境皆從生處得力
百物由生得熟累丸斲堊以生爲熟久之自能通神
若舍難趨易先走熟境不移時而腐敗矣

詩之近自然者入想必須痛切近沈深者出手又似自
然

不爲酬應而作則神清不爲諛瀆而作則品貴不爲迫

脅而作則氣沈

陶元亮詩淡而不厭何以不厭厚爲之也詩固有濃而薄淡而厚者矣

美人姿態在嫩詩家姿態在老

寫生家每從閒冷處傳神所謂頰上加三毛也然須從面目顙頰上先着精彩然後三毛可加近見詩家正意寥寥專事閒語譬如人無面目顏頰但見三毛不知果爲何物

古人詩文所以勝我者不過能言吾意之所欲言耳吾所矜爲剗獲者古人皆已先言之以吾之意出古人手較吾言倍爲親切試取古人意出吾手格格不甚

暢快始見吾短

詩有眼猶奕有眼也詩思玲瓏則詩眼活奕手玲瓏則奕眼活所謂眼者指詩奕玲瓏處言之也學詩者但當於古人玲瓏中得眼不必於古人眼中尋玲瓏今人論詩但穿鑿一二字指爲古人詩眼此乃死眼非活眼也鑿中央之竅則混沌死鑿字句之眼則詩歌死

五言古以不盡爲妙七言古則不嫌於盡若無盡而不盡不盡而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斯

唐人五言律之妙或有近於五言古者然欲增二字作七言律則不可七言律之奇或有近於七言古者然

欲減二字作五言律則不能其近古者神與氣也作詩文者以氣以神一涉增減神與氣索然矣

七言絕所以難於七言律者以四句中起承轉結如八句而一氣渾成又如一句耳若只作四句詩易耳易耳五言絕尤難於七言絕蓋字句愈少則巧力愈有所不及此千里馬所以難於盤蟻封也

極用意人詩文得意處每從不經意處得之極不經意人詩文得意處每從用意處得之

學古人詩不可學其粗俗非不可學不能學也非極細人不能粗非極雅人不能俗

古詩之妙在首尾一意而轉折處多前後一氣而變換

處多或意轉而句不轉或句轉而意不轉或氣換而句不換或句換而氣不換不轉而轉故愈轉而意愈不窮不換而換故愈換而氣愈不竭善作詩者能留不窮之意蓄不竭之氣則幾於化

儲王孟劉柳韋五言古詩澹雋處皆從十九首中出然其不及十九首政在於此蓋有澹有雋則有跡可尋彼十九首何處尋跡

長篇難矣短篇尤難長篇易冗短篇易盡此其所以尤難也數句之中已具數十句不了之勢數十句之後尙留數十句不了之味他人以數十句難了者我能以數句便了他人以數句易了者我能以數十句不

了固由才情亦關學力

長慶長篇如白樂天長恨歌琵琶行元微之連昌宮詞
諸作才調風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寫情事如泣如
訴從焦仲卿篇得來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政在描寫
有意耳擬之於文則龍門之有楮先生也蓋龍門與
焦仲卿篇之勝在人略處求詳詳處復略而此則段
段求詳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氣生動字字從肺腸
中流出也

蜀人趙昌花卉所以不及徐熙者趙昌色色欲求其似
而徐熙不甚求似也中晚唐人詩律所以不及盛唐
大家者中晚人字字欲求其工而盛唐人不甚求工

也

亂頭粗服之中條理井然金玉追琢之內姿態橫生兼此二妙方稱作家

凡詩文可盜者非盜者之罪而誨盜者之罪若彭澤詩諸葛出師文寧可盜乎李杜韓歐集中亦難作賊間有盜者雅俗雜出如茅屋補以銅雀瓦破衲綴以葡萄錦賍物現露易於捉敗先明七才子諸集遞相剽劫乃盜窩耳

盛唐人詩有血痕無墨痕今之學盛唐者有墨痕無血痕

愈碎愈整愈繁愈簡態似側而愈正勢欲斷而愈連草

蛇灰線蛛絲馬跡漢人之妙難以言傳魏晉以來知者鮮矣

下虛字難在有力下實字難在無跡然力能透出紙背者不論虛實自然渾化彼用實而有跡者皆力不足也

枯瘦寒儉非詩之至然就彼法中亦自有至者枯者有神瘦者有力寒者有骨儉者有品

下語忌杜撰押韻忌現成

昔人論文云貴在升裏能轉斗裏能量作詩亦然

胸中無事則識自清眼中無人則手自辣

不貴能學貴於學而能捨捨之乃所以爲學也無所不

捨斯無所不學矣

蘇子由云子瞻文奇吾文但穩吾詩亦然此子由極謙
退語然余謂詩文奇難矣奇而穩尤難南威西施亦
猶人也不過耳目口鼻天然勻稱增之一分則太長
減之一分則太短便是絕色諸葛武侯老吏謂桓溫
曰諸葛公無他長但事事停當而已殷浩閱內典歎
曰此理只在阿堵邊後代詩文名家非無奇境然苦
不穩不勻稱不停當不在阿堵邊

書家以偶然欲書爲合心遽體留爲乖作詩亦爾
煉句煉字詩家小乘然出自名手皆臻化境蓋名手煉
句如擲杖化龍蜿蜒騰躍一句之靈能使全篇俱活

煉字如壁龍點睛鱗甲飛動一字之警能使全句皆
奇若煉一句只是一句煉一字只是一字非詩人也
古今人才原不相遠惟後人欲過古人另出格調超而
上之多此一念遂落其後如五言古詩魏人欲以豪
邁掩漢人不知卽以其豪邁遜漢之和平晉人欲以
工緻掩魏人不知卽以其工緻讓魏之本色求高一
着必輸一着求進一步必退一步

嚴滄浪詩話大旨不出悟字鍾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
二書皆足長人慧根然語滄浪詩亦有未盡悟者閱
鍾譚集亦有未至厚者以此推之談何容易

少陵稱太白詩云飛揚跋扈老泉稱退之文云猖狂恣

睢若以此八字評今人詩文必艷然而怒不知此八字乃詩文神化處惟太白退之乃有此境王孟之詩潔矣然飛揚跋扈不如太白子厚之文奇矣然猖狂恣睢不如退之有志詩文者亦宜參透此八字

少陵詩云前輩奔騰入餘波綺麗爲蓋謂前輩時有綺麗之句不過餘波及之耳若其入手則如良馬奔騰不可控馭也以奔騰二字合之飛揚跋扈四字覺李杜存日龍飛虎躍鳳翥鸞翔如在目前

吳景仙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而嚴滄浪訶之謂健字但可評文不可評詩余謂詩文原無二道但忌硬而无忌健縱或優柔婉約低徊纏綿然其氣力何嘗不

健不健則弱矣滄浪又云雄深雅健不若雄渾悲壯
余謂此四字但可評杜詩耳他家亦未盡然總不若
沉着痛快四字爲至曰痛快則悲壯已包曰沉着則
雄渾之所自出而健不足以言之矣

不知何所起不知何所止一片靈氣恍惚而來十九首
中取一篇諷之亦爾取一段諷之亦爾取一句諷之
亦爾合十九首全諷之亦爾

同時齊名者往往同調如沈宋高岑王孟錢劉元白溫
李之類不獨習尙切劇使然而氣運所致亦有不期
同而同者獨李杜兩人分道揚鑣並驅中原而音調
相去遠甚蓋一代英絕領袖羣豪壇坫設施各有不

同卽氣運且不得轉移升降之區區習尙何足云乎
詩至中晚遞變遞衰非獨氣運使然也開元天寶諸公
詩中靈氣發洩無餘矣中唐才子思欲盡脫窠臼超
乘而上自不能無長吉東野退之樂天輩一番別調
然變至此無復可變矣更欲另出手眼遂不覺成晚
唐苦澁一派愈變愈妙愈衰其必欲勝前輩者
乃其所以不及前輩耳且非獨此也每一才子出卽
有一班庸人從風而靡舍我性靈隨人腳根家家工
部人人右丞李白有李赤敵手樂天卽樂地前身互
相沿襲令人掩鼻於是出類之才欲極力剷除自謂
起衰救弊爲前輩功臣卽此起衰救弊一念遂有無

限詩魔入其胸中使之爲中爲晚而不自知也蓋至
此而詩運與世運亦若嘿受作者之升降矣嗟夫由
吾前說推之則爲凌駕前輩者所誤由吾後說推之
又爲羽翼前輩者所誤彼前輩之詩凌駕而羽翼之
尙不能無誤乃區區從而刻畫摹倣之吾不知其所
終也嗟夫此豈獨唐詩哉又豈獨詩哉

李翱有云讀春秋如未嘗有詩讀詩如未嘗有易讀易
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如未嘗有六經此數語眞
善讀古人書者余亦謂終日看太白詩子瞻文每至
極佳處輒不信世間復有子美退之及讀子美詩退
之文每至極佳處又不信世間復有太白子瞻卽此

便見四人身分譬如人食西施乳時不復知肉味中有熊蹯飽熊蹯時亦不復知魚味中有西施乳若食他魚肉便不爾爾也

中唐如柳子厚韋應物諸人有絕類盛唐者晚唐如馬戴諸人亦有不媿盛唐者然韋柳佳處在古詩而馬戴不過五七言律韋柳古詩尙慕漢晉而晚唐人近體相沿時尙韋柳輩古體之外尙有近體而晚唐近體之中遂無古意此又中晚之別也

晚唐人落想之妙亦有初盛人所不能道者然初盛人決不肯道今人於晚唐語肯道又卻不能道

少陵詩中如白摧朽骨龍虎死等語似李長吉又松子

僧前落天清木葉聞等語似摩詰水流心不競雲在
意俱遲等語似常建燈影照無寐心清聞妙香等語
似王昌齡其餘似諸家處尙不可盡指而終不能指
其某篇某句似太白太白詩中如鳳凰臺作似崔灑
贈裴十四作似長吉送郗昂謫巴中諸作似高岑送
張舍人之江東諸作似浩然城中有古樹日夕連秋
聲等語似摩詰其他似諸家處尙不能盡指而終不
能指其某篇某句似少陵蓋其相似者才有所兼能
其不相似者巧有所獨至耳

作詩有情有景情與景會便是佳詩若情景相睽勿作
可也

才小者尺幅易窘然蘇長公翻爲才大所累學貧者渴
筆難工然王元美翻爲學富所困其故何也

詩律對偶圓如連珠渾如合璧連珠互映自然走盤合
璧雙關一色無痕八句一氣而氣逾老一句三折而
句逾遒逾老逾沉逾道逾宕首貴聳拔意已趨下結
須流連旨則收上七言固爾五字亦然神而化之存
乎其人非筆舌所能宣也

所謂蘊藉風流者惟風流乃見蘊藉耳詩文不能風流
畢竟蘊藉不深

梅聖俞有金針詩格張無盡有律詩格洪覺範有天厨
禁衛皆論詩也及觀三人所論皆取古人之詩穿鑿

扭捏大傷古作者之意三書流傳魔魅後人不獨可笑抑復可恨不知詩人託寄之語十之二三耳既云託寄豈使人知若字字穿鑿篇篇扭捏則是詩謎非詩也三百篇中有比有興有賦盡如聖俞無盡覺範所言則三百篇字字皆比更無賦興千古而下祇作隱語相猜安能暢我性情使人興觀羣怨哉惟子美咏物諸五言則實有寄託然亦不必牽強索解如與癡人說夢也因書此以爲註詩者之戒并將古詩數十首稍爲箋破於後以見古人作詩大意不過如是而止則唐詩可以類推矣

上山採薜蘿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

人雖言好未若故人殊顏色雖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來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此詩將手爪不相如截住分爲兩段咏之見古人章法之奇後段卽前段語意複說一遍更覺濃至此等手法在文字中惟南華能之他人止作一股便覺意竭倘効爲之則重複可厭矣新人復何如一問最婉從閣一去更冷而媚雖有妬意然妬而不悍妬而有情妬又安可少哉婦人處新故之間惟有溫柔一道能令男子回心彼以悍怒開釁令薄情人心去不復留者皆不善於妬者也顏色雖相似手爪不相如諛語

也豈有手爪可辨妍媸乎聊以慰其問耳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亦謔語也豈有縑素可別優劣乎聊以慰其去耳一種繾綣親暱之意在此二謔不獨委曲周旋慰故人以安新人也通篇總是一情字認真不得大率東漢敦尙氣節得氣之先莫如詩人不獨焦仲卿妻陌上桑諸篇凜然難犯有漢廣柏舟遺風卽如此等詩字字溫厚尤得好色不淫之意若魏晉以後浸淫於桑濮矣誰謂詩文無升降乎

古艷歌行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盼無限深情在此一疑後面如許溫存皆從斜倚西北盼出婦人值深情男子着假不得認真不得太莊則疑疏太謔則疑褻

故以語卿且勿盼微謔之水清石自見一語楚楚可
憐不費分辨疑團自破尤妙在石見何纍纍一轉又
宕開去而以遠行不如歸謔語結之倘無此一謔卻
又不成親昵矣層層宛轉發乎情止乎禮義可見漢
人去三百篇尙未遠也

古詩中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是能以厚與人者一
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是能以厚自處者以厚與人
者妙在不忍疑人以厚自處者妙在求人不疑然以
高節望男子尙屬婦人拘語若夫旣抱區區又懼不
察宛轉無聊纏綿莫語以厚自處終不能不以厚望
人此種苦情較思公子兮未敢言心悅君兮君不知

二語更爲篤摯非深於夫婦君臣朋友之間閱盡變態者不知其妙此所以爲古詩也

今日良宴會篇歡娛未竟忽接人生寄一世奄忽若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輻軻長苦辛六句無端感慨不情不緒全是一肚皮憤世語莫認真看蓋其語意深渾讀者不覺遂誤註爲熱中耳從來諸解皆失之

東城高且長篇以燕趙多佳人一段足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二句之意猶伐木章以有酒涓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迫我暇矣飲此涓矣六句足民之失德乾餼以愆之意也無此一段便不淋漓若

其脈理斷續無迹可尋則予由所謂如千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也熟讀此詩自悟古人章法之妙世人以十九首爲二十首且謂後人誤合此二首爲一首前輩曾有別白者余特引毛詩以暢其旨

十九首之妙多是宛轉含蓄然亦有直而妙露而妙者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是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一首十句皆輯樂府西門行中警語成之全不易一字然讀之只似十九首語不

似樂府語在樂府中每覺此語奇崛在十九首中又
覺此語平澹猶青青子衿鼓瑟吹笙等語在毛詩中
但見和雅入曹公詩中乃見豪放筆墨轉移之妙非
深於詩者不能知

去者日以疏與明月何皎皎二首平平無奇然古今選
詩者不敢刪此二首爲十七首卽擬十九首者至此
愈難措手此其故何也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以下十二句句字皆訴生別
之苦末云努力加餐飯無可奈何自慰自解不怨之
怨其怨更深卽唐人所謂緘怨似無憶也通篇惟浮
雲蔽白日五字稍露怨意然自渾然無迹餘皆溫柔

婉戀使人不覺爲怨真可以怨者也嚴滄浪云玉臺以相去日以遠而下別爲一首如此則不成詩矣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寫景未畢忽插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迹無端感慨妙甚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輒不接之接飄忽空幻妙不可言然總是一意到底前八句興也昔我同門友四句賦也南箕二句比也未云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又賦以足昔我同門友四句之意也前後反覆總以形容交道之薄伯敬謂此首分爲三段非出一人一時一事者吾不敢信

以爲然

詩中說夢如蔡伯喈夢見我在傍忽覺在他鄉擬似空
幻恰是夢境然凜凜歲云暮一篇皆夢境也凜凜歲
云暮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畏長夜夢想見容輝前七句
夢前之因也至第八句方入夢遂有良人惟古歡枉
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四句夢中歡聚
一段空喜最妙在既來不須與又不處重闌二句倏
忽變態遽失前境在夢中尙不免匆遽亦安往而不
得匆遽也盼睵以適意引領遙相睇二句夢中送癡
無聊已極結云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則醒後憶

夢情愈迫而景愈難堪矣段段空幻不獨爲少陵夢
太白二詩之祖且開湯臨川牡丹記無限妙想

孟冬寒氣至前六句愁緒紛紛忽接客從遠方來遣我
一扎書從無聊中強爲慰藉所謂望梅止渴遠望當
歸此後如許珍重復以懼君不識察結之若終不敢
信以爲然者無聊極矣及讀客從遠方來遣我一端
綺一首則開頭便是好音矣故人心尙爾五字妙甚
有無端驚喜出於望外之意此後珍重到底無非欣
幸慰藉者與前首迥異或悲或喜顛之倒之總一情
字耳

西北有高樓一篇皆想像之詞阿閣之上忽聞絃歌憑

空摹擬幻甚此下皆描悲字之神無乃杞梁妻恫恍
疑似妙不可言清商隨風發四句肉竹之外別有妙
理此知音所以難也蓋歌者既苦則知者自希傷知
希卽所以惜歌者也是一種幽怨全從言外得之自註
詩者必以首四句指帝都中八句自歎才高而以知
希寓仕宦未達之意遂令此詩索然惜哉

迴車駕言邁篇感壽命之不常而欲以榮名爲寶驅車
上東門篇歎人生之如寄而欲以飲酒自娛倏而憂
生倏而達生雖同一感慨然覺飲酒一語更悲以此
知凡言達生者皆無聊語也

敘事長篇動人啼笑處全在點綴生活如一本雜劇插

科打諢皆在淨丑焦仲卿篇形容阿母之虐阿兄之
橫親母之依違太守之強暴丞吏主簿一班媒人張
皇趨附無不絕倒所以人情若只寫府吏蘭芝兩人
癡態雖刻畫逼肖決不能引人涕泗縱橫至此也文
姬悲憤篇苦處在胡兒抱頸數語與同時相送相慕
者一番牽別令人欲泣孤兒行寫得兄嫂有權大兄
無用南北奔走皆奉兄嫂嚴令便自傳神至大兄言
辦飯大嫂言視馬則大兄未嘗無愛弟意然終拗大
嫂不過孤兒之命可知矣末後啗瓜覆車無端點綴
尤是一齣鬧場佳劇令人且悲且笑而收場仍不放
過兄嫂作者用意深矣木蘭行有阿姊理粧小弟磨

刀一段便不寂寞而出門見火伴又是絕妙團圓劇本也後人極力摹擬非無佳境然一槩直敘全乏波瀾如古本琵琶記有詞曲無關目有生旦乏淨丑對之但覺悶悶耳

枚乘七發東方朔客難荆體也後人雖沿襲其體然其丰神氣韻終不能及張平子四愁詩亦荆體也擬之者不獨沿其體并沿其調一擬便肖矣夫使人一擬便肖者非詩之至擬而必期於肖者亦非擬之至者也杜子美同谷歌雖略倣四愁然而出脫變化勝平子遠矣

漢人樂府不獨其短篇質奧長篇麗厚非後人力量所

及卽其音韻節目輕重疾徐所以調絲肉而叶宮徵者今皆不傳所傳郊廟鏡歌諸篇皆無其器而僅有其辭者李太白自寫己意旣與古調不合後人字句比擬亦於工歌無當近日李東陽復取漢唐故事自剗樂府余謂此特東陽咏史耳若以爲樂府則今之樂非古之樂矣吾不知東陽之辭古耶今耶以爲古則漢樂旣不可聞以爲今則何不爲南北調而創此不可譜之曲此豈無聲之樂無絃之琴哉伯敬云樂府可學古詩不可學余謂古詩可擬樂府不可擬請以質之知音者

日出東南隅與昔有霍家奴二篇章法頗類前段描寫

胡姬羅敷濃艷能令好色人銷魂後段描寫胡姬羅敷義烈能令淫人敗興中間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四語皆從世俗人情寫得十分痛快天地間一種絕妙義理偏出自不讀書人口中可見人情至處卽禮法也收語卽申說重前夫自有夫二意雖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緊嚴有力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寬行有致煞手不同總就本文作結不別起波瀾也漢樂府中有字句同而意旨與章法不同者雞鳴篇與相逢行是也有字句不同而意旨與章法同者此二篇是也豈古作者亦有脫胎換骨之法耶

樂府古詩佳境每在轉接無端閃鑠光怪忽斷忽續不
倫不次如羣峰相連煙雲斷之水勢相屬縹渺間之
然使無煙雲縹渺則亦不見山連水屬之妙矣孤兒
行從不如下從地下黃泉後忽接春氣動草萌芽飲
馬長城窟篇從展轉不可見忽接枯桑知天風海水
知天寒語意原不相承然通篇精神脈絡不接而接
全在此處末段客從遠方來至下有長相憶突然而
止又似以他人起手作結語通篇零零碎碎無首無
尾斷爲數層連如一緒變化渾淪無跡可尋其神化
所至耶若陸士衡擬此題則一味板調讀之徒令人
厭昭明以二詩竝列謬矣

畫家所謂平遠者如一幅亂山幾數百里而煙嶂連綿
看之令人意興無窮在詩家惟漢人有之今之學古
詩者但知學其平不知學其遠蓋平者其勢遠者其
神神故不易學也

蘇李詩有江漢語子瞻以爲齊梁小兒擬作非也使果
擬作則必如李陵與子卿書附會史漢有一種掩飾
怨尤之語簡點詳慎決不露破綻矣其所云江漢或
子卿未出使時兩人相別語也若骨肉緣枝葉爲別
兄弟結髮爲夫妻爲別妻詩不必盡別李陵也惟黃
鵠一遠別篇有念子不能歸之句頗似異域相別語
耳李陵詩第二首云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亦非

異域送別詩子卿以辛巳被羈至庚子始歸李少卿
自壬午敗降與子卿周旋已十九年矣寧止三載乎
獨首篇云長當送此別且復立斯須二語癡妙眞異
域永訣語也未篇安知非日月弦望各有時尚有首
郎之思寓意深矣三首非出自一時然非僞也若李
陵與子卿書必出沈約江淹輩齊梁間高手亦非小
兒擬作所及

古詩中擬蘇李錄別詩篇雖不及蘇李自作之冲澹然
作者之意特欲高蘇李一籌蓋其音韻氣骨出入古
詩樂府之間非但齊梁小兒不能擬卽漢人作者亦
屬高手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描寫叛人一味怨

尤口角逼肖至云嗟爾穹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
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暗藏嘲
諷有招降誨叛誘人分謗之意在於言外使李陵執
筆爲之未必及此粧點刻畫太費苦心此其所以爲
擬作也

東山篇每章着零雨其濛四字便爾悲涼思家遇雨別
有一番無聊不必終篇已覺黯然魂消矣末後只描
寫鶴鳴果實蠨蛸熠燿戶庭寥落雨景慘澹而已此
外不贅一語愈覺悲絕三百篇中有比興賦互用者
有賦事在前比興在後者皆以末後不註破爲妙不
獨此詩也及讀古詩十五從軍征篇兔從狗竇入雉

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四句寫景奇絕
雖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二語註破太明不如東
山之渾妙但漢末亂離光景不嫌直露倘自此便止
尙是一首極悲澹詩只可惜又添出門東向望淚落
沾我衣十字反覺全首味薄矣此漢人所以不及三
百篇也

近日吳中山歌掛枝兒語近風謠無理有情爲近日真
詩一綫所存如漢古詩云客從北方來欲到到交趾
遠行無他貨惟有鳳凰子句似迂鄙想極荒唐而一
種真樸之氣有張蔡諸人所不能道者晉宋間子夜
讀曲及清商曲亦爾安知歌謠中遂無佳詩乎每欲

取吳詭入情者彙爲風雅別調想知詩者不以爲河漢也

擬古詩須彷彿古人神思所在庶幾近之陸士衡擬古將古人機軸語意自起至訖句句蹈襲然去古人神思遠矣擬行行重行行篇云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卽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意也不惟語句板滯不如古人之輕宕且合壯衡十字總一緩字包括無遺下語繁簡迥異如此便見作者身分矣結云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卽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意也彼從棄捐二字說來無可奈何強自解勉蓋情至之語非遺情也若云去去遺情累則淺直已甚矣擬

今日良宴會篇高譚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卽令德唱
高言識曲聽其真意也綺霞蔚爛士衡聊以自評耳
豈若古句之綿邈乎人生能幾何爲樂常苦宴譬彼
司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爲恒憂苦守此貧與賤卽人
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
爲守貧賤輒軻長苦辛語也高足要路語含譏諷古
詩從歡娛後忽爾感慨似真似諧無非憤懣士衡特
以爲樂常苦宴申上文歡娛而已何其薄也擬迢迢
牽牛星篇結云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卽盈盈一
水間脈脈不得語意也盈盈何須引領一水豈必大
川脈脈不待流涕不語何嘗霑露十字蘊含譜盡相

思古今情人千言萬語總從此出被士衡一說破遂
無味矣擬青青陵上柏篇人生能幾何譬彼濁水瀾
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
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卽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
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
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語也古人倏而感慨倏
而娛樂倏而遊戲倏又感慨矣中間遊戲二字從忽
如遠行客句來寄意空曠有君輩皆入我夢中之意
冠帶自相索一語頓令豪華氣盡淡淡寫來自爾妙
絕士衡自置酒以下句句作繁麗語無復回味如飲
蔗漿一嚙而已擬西北有高樓篇玉容誰得顧傾城

在一彈竝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竝立久但願
歌者歡卽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
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語也士衡從傾
城上說向歡去古詩從徘徊上說向哀去歡哀二意
便分深淺且夫中曲徘徊則繞梁遏雲不足以踰矣
豈傾城可言乎徘徊未已繼以三歎餘哀之上綴以
慷慨哀不在歎亦不在彈非絛非肉別有神往莊子
所謂聽其自己者咸其自取也妙伎如此彼竝立躑
躑者皆隨人看場耳但傷知音稀一語感慨深遠但
有言說總非知音其視歌者之歡不過聲色豪華奚
啻雅俗懸絕已哉擬東城高且長篇云曷爲牽世務

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伴瓊鬢閒夜撫鳴琴
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
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遊澧水湄卽蕩滌放情
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
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
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啣泥巢君屋語也士衡
一氣直說全無生動古詩將燕趙佳人憑空想像無
限送癡而披衣當戶馳情整巾沉吟在悲響之餘躑
躅於理曲之後則不獨聞其聲且如見其人矣試思
長歌哀響等語細細比勘其敷衍湊泊與古人相去
深淺爲何如也其餘全篇刻畫古人不可勝錄所謂

桓温之似劉琨其無所不似乃其無所不恨者夫以士衡之才尙且若此則擬古豈容易哉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苦心局促着在晨風蟋蟀妙甚蓋愁思之極彼蟲鳥亦若代爲心傷也只如此看語意自深今之箋詩者咸以晨風蟋蟀爲毛詩二篇果爾則淺薄無味何以爲古詩乎陸士衡擬古云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據此則晨風爲鳥名無疑然思北林語意索然較之懷苦心三字相去不獨逕庭且天淵矣

公讌詩在酒肉場中露出酸餽本色寒士得貴遊殘杯冷炙感恩至此殊爲可笑而滿篇搬數他人富貴尤

見俗態惟曹子建白露家風而應瑒侍建章集詩末
語不忘儆戒頗爲得體耳大抵建安諸子稍有才調
全無骨力豈文舉正平見殺後文人垂首喪氣遂軟
媚取容至此傷哉

魏文帝評孔文舉體氣高妙此語甚肖以體氣論詩文
又在氣格二字之上當時與曹氏父子兄弟並驅者
惟文舉與蔡伯喈二公之詩綽有風骨耳王粲諸人
皆所不及文帝謂孔融王粲諸人於學無所遺於辭
無所假又云文以氣爲主然則王粲諸人才與學皆
孔北海匹也所不及北海者氣耳北海詩云幸託不
肖軀且當猛虎步三復此語浩然之氣至今尙在

應璩百一詩在鄴中諸體中頗稱古澹不獨諷諫曹爽而一段媿勵慙負深有負乘覆餗之意詩品與人品存焉視王粲從軍詩豫以聖君推曹瞞以天朝擬鄴都而自處於負鼎之伊尹以圖翦漢興魏之業者相去有間矣

看詩當設身處地方見其佳王仲宣七哀詩云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願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昔視之平平耳及身歷亂離所聞所見殆有甚焉披卷及此始覺鼻酸

鄴中諸詩子不如父弟不如兄臣不如君賓客不如主

人然千古以來獨陳思與徐王應劉陳阮得稱才子者瞞丕之才爲功名所掩而陳思所遭不幸故特以諸文著耳然陳思詩文丰骨氣槩皆遜父兄一籌使當時賈詡無屬思之對楊修成羽翼之謀又安知繡虎之譽不在五官中郎將哉

漢以前無應酬詩魏晉以來間有之亦絕無佳者惟盧諶劉琨相贈二首頌美中頗有感恩知已好善不倦之意應酬體中差爲錚錚耳

秋胡妻至以妬死可謂妬而愚矣且其臨死數語不責夫以薄倖乃責以忘母不孝遂成秋胡千古惡名則妬而悍且狡矣顏延之秋胡行直陳其事字字斟酌

末首始代妬婦作責夫語云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已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媿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則秋胡之罪不過調桑婦而已非忘母不孝也百行愆諸已從別情說來點綴稍輕豈獨爲秋胡洗謗并爲妬婦懺悔矣秋胡婦原不應入列女傳有識者欲黜之讀延之詩悲酸動人輒復不忍若其渾古淡宕漢魏而後所不多得也阮嗣宗越禮驚眾然以口不臧否人物司馬文王稱爲至慎蓋晉人中極蘊藉者其咏懷十七首神韻澹蕩筆墨之外俱含不盡之思政以蘊藉勝人耳然以擬古十九首則淺薄甚矣夫詩中之厚皆從蘊藉而出

乃有同一蘊藉而厚薄深淺異者此非知詩者不能別也

延之五君咏謂中散不偶世叔夜幽憤詩亦自云顯明

臧否此卽其不偶世之驗也嗣宗口不臧否人物延之既稱其識密鑒洞又謂其埋炤淪迹七賢中叔夜與嗣宗同一放誕而爲人疏密迥異如此誰謂放誕中無蘊藉乎詩中字字斟酌可謂傳神其咏始平與劉向二公俱不苟咏史須如此切當簡嚴方稱古人知已但以山巨源之深識朗懷而延之憎其顯庸遂與王戎並黜梁沈約昧於榮利乘時射勢而當時比之山巨源是何巨源之不幸也

唐人詩近陶者如儲王孟韋柳諸人其雅懿之度樸茂之色閒遠之神澹宕之氣雋永之味各有一二皆足以名家獨其一段真率處終不及陶陶詩中雅懿樸茂閒遠澹宕雋永種種妙境皆從真率中流出所謂稱心而言人亦易足也真率處不能學亦不可學當獨以品勝耳淵明自云夏月虛涼高枕北牕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顏延之作陶公誄亦云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嘿又云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又云解體世紛結志區外此公之詩所以爲真率也能如陶公不患無公之詩然能如陶公亦不必學公之詩儲王輩

生平爲人事事不及陶公其所以能近陶者以其風流灑落無俗韻耳

五言詩爲澹穆易爲奇峭難四言詩爲奇峭易爲澹穆難陶公四言詩如其五言詩所以獨妙七言詩作澹穆尤難惟摩詰能之然而稍加深秀矣

論者謂五言詩平遠一派自蘇李十九首後當推陶彭澤爲傳燈之祖而以儲光羲王維劉昫虛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諸家爲法嗣但吾觀彭澤詩自有妙悟非得法於蘇李十九首也其詩似十九首者政以其氣韻相近耳儲王諸人學蘇李十九首亦學彭澤彼皆有意爲詩有意學古詩者名士之根尙在詩人之

意未忘若彭澤悠然有會率爾成篇取適已懷而已
何嘗以古詩某篇最佳而斤斤焉學之以吾詩某篇
必可傳而勤勤焉爲之名士與詩人兩不入其胸中
其視人之愛憎與身後所傳之久暫如吹劍首一映
而已彭澤作五柳先生傳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
志忘懷得失其戒子書云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
有得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
喜味自娛二字便見彭澤平日讀書作詩文本領絕
無名根而所云開卷有得所得何事豈從字句間矜
剗獲者哉且以區區樹蔭鳥聲遂與開卷同一冥會
則其開卷時已置身空明之內耳目間別有見聞其

言卷
視樹木交蔭皆自然之文章而時鳥變聲皆自然之
絲竹也所謂悠然見南山豈虛語哉大抵彭澤乃見
道者其詩則無意於傳而自然不朽者嗟夫古今詩
文人不知凡幾而傳者百無一二豈非有意於傳者
之過哉

鍾嶸云陶彭澤出自應璩陋哉斯言使彭澤果出自應
璩豈復有好彭澤哉余謂彭澤序桃源詩云不知有
漢何況晉魏此卽陶詩自評也後人必擬何者爲漢
詩何者爲魏晉詩字句摹倣僅得古人皮毛耳此無
他名心爲之累也大率世俗作詩有二病一患不知
好名率意應酬餽苟且而已一患好名而名心太

急沿餘浮華膾炙一時而已必前不見古人後不見
來者具千古之識乃能取千古之名然總非所語於
陶公何也彼不見有古今不過孤行一意以取名耳
陶公不知有古今自適已意而已此所以不朽也
南史稱謝靈運縱橫俊發過顏延之而深密則不如也
鮑明遠又稱康樂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顏光祿如
鋪錦列繡雕繪滿眼兩君當時聲價互相優劣如此
然觀康樂集往往深密有餘而疏澹不足專指延之
爲深密謬矣延之詩自五君咏秋胡行諸篇稱絕調
外他如贈王太常詩夏夜呈從兄散騎作還至梁城
及登巴陵城樓作俱新警可喜專以鋪錦列繡貶之

非定評也大約二君藻思秀質如出一手而光祿寄興高曠章法綿密康樂意致豪華造語幽靈又各有其勝也顏謝二人作詩遲速懸絕康樂惟以遲得故多佳句然顏集中和謝監諸作頗受板滯之累謝詩雖多佳句然自首至尾諷之未免癡重傷氣惠連亦有是病或當時習尚使然耳

史稱潘岳陸機而後文士莫及惟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而已然安仁詩賦佳處僅見之於哀悼語中士衡驚才絕艷乃其爲詩不及其文賦豪士賦序弔魏武帝文辨亡五等諸侯論遠甚蓋驚才絕艷宜於文不宜於詩其謂詩緣情而綺靡卽此綺靡二字便非

知詩者然則潘陸故非顏謝匹也

杜子美以清新俊逸分稱庾子山鮑明遠二人可謂定評矣但六朝人爲清新易爲俊逸難詩家清境最難六朝雖有清才未免字字求新則清新尙兼人巧而俊逸純是天分清新而不俊逸者有矣未有俊逸而不清新者也子美雖兩人並稱然大半爲明遠左袒耳及取兩人詩讀之明遠既有逸氣又饒清骨子山雖多清聲不乏逸響且俊逸易涉於佻而明遠則厚清新易涉於浮而子山則警明遠與顏謝同時而能獨運靈腕盡脫顏謝板滯之習子山當陳隋靡靡之日而時有骨氣不爲膚立六朝人多不能爲七言而

明遠獨以七言擅長若子山五言詩竟是唐人近體
佳手矣雖所就不同要皆一時出類之才也

謝玄暉與沈休文論詩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實
玄暉自評也其詩仍是謝氏宗派而一種奇俊幽秀
處似沉酣於康樂集中而得者然謝家驚人之句不
稱康樂獨稱玄暉者康樂堆積佳句務求奇俊幽秀
之語以驚人而不知其不可驚人也採玉玄圃者觸
眼琳瑯亦復何貴良工取之磨礪成器溫潤玲瓏雖
僅徑寸人共珍之矣玄暉能以圓美之態流轉之氣
運其奇俊幽秀之句每篇僅三四見而已然使讀者
於圓美流轉中恍然遇之覺全首無非奇俊幽秀又

使人第見其奇俊幽秀而竟忘其爲圓美流轉此其所以驚人也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雖風骨道上爲齊梁間僅見然已漸似李太白孟襄陽高達夫岑嘉州近體矣自休文外務工對偶又在李孟高岑近體之下矣高岑以前近體每似古詩休文以後古詩反似近體其中蓋有默操其升降者

南朝齊梁以後帝王務以新詞相競而梁氏一家不減曹家父子兄弟所恨體氣卑弱耳武帝以文學與謝眺沈約輩爲齊竟陵王八友著作宏富固自天授而簡文艷情麗藻在明遠玄暉之間沈約任昉諸臣皆

所不及武帝以東阿擬之信不虛也梁元帝及昭明
統武陵紀邵陵綸亦自奕奕獨昭明小劣耳宮體一
出從風而靡蓋秀才天子也又似爲風流文士矣陳
後主隋煬帝才思艷發曾何救於敗亡也傷哉

江總才華豈不與徐庾並驅乃與孔範等十人稱叔寶
狎客八婦迭倡十客賡和君臣沆漚男女淫褻孽箋
未幾入井隨之玉樹方闕黃塵已斷璧月瓊枝千古
同誚江孔之罪可勝誅乎孔範已入佞幸傳江總豈
宜在詩人之列雖然六朝才子責以人品能有幾人
斯又可同付之太息也

江文通擬陶徵君一首非不酷似然皆有意爲之如富

貴人家園林時效竹籬茅舍聞雞鳴犬吠聲以爲勝絕而繁華之意不除若陶詩則如桃源異境雞犬桑麻非復人間究竟不異人間又如西湖風月雖日在歌舞濃艷中而天然澹雅非粧點可到也

自玄暉後如沈約江淹王筠任昉諸君皆慕玄暉之風而皆不能及休文復倡爲聲病之說音韻稍促遂開古詩近體分途之漸蓋江東顏謝之體至玄暉而暢至沈約輩而弱至陳隋而蕩矣愈變愈新因而愈衰是六朝之詩亦自爲初盛中晚也

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予瞻以爲惡詩然入填詞中尙是本色語若梁昭明擬古詩云窺紅對鏡斂雙眉含

愁拭淚坐相思念人一去幾多時三句竟是一半浣
溪沙矣至眼語笑靨近來情心懷心想甚分明憶人
不忍語含恨獨吞聲又是臨江仙換頭也然則齊梁
以後不獨浸淫近體亦已濫觴填詞矣或謂唐人近
體盛而古詩元氣遂薄不知唐人一副元氣流浹在
近體中能使三百餘年不落宋元詞曲一派者非古
詩存之而近體存之也

詩語可入填詞如詩中楓落吳江冷思發在花前天若
有情天亦老等句填詞屢用之愈覺其新獨填詞語
無一字可入詩料雖用意稍同而造語迥異如梁邵
陵王綸見姬人詩卻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與秦少

游詞炤水有情聊整髮倚欄無緒更兜鞋同一意致
然邵陵語可入填詞少游語決不可入詩賞鑒家自
知之

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孟浩然五言古不出四十字外古
人立名之意甚堅每不肯以其拙示人後世才不逮
古人集中諸體皆備五言詩至滿百韻又唐人和詩
不和韻宋人和韻往往至五六首雖以子瞻山谷少
游之才未免湊泊他集則如跛驚矣此皆好名而不
善取名之過也

嚴羽卿謂律詩難於古詩彼以律詩斂才就法爲難耳
而不知古詩中無法之法更難且律詩工者能之古

詩非工者所能所謂其中非爾力則古詩難於律詩也又謂七言律難於五言律彼謂七言律格調易弱耳而不知五言律音韻易促也五字之中鏗然悠然無懈可擊有味可尋一氣渾成波瀾獨老名爲堅城實則化境則五言律難於七言律也若絕句難於八句五言絕難於七言絕二語甚當惜未言五言古難於七言古耳

前輩有教人煉字之法謂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簷虛是煉第三字法地折江帆影天清木葉聞是煉第五字法之類不知古人落想便幻觸景便幽飛星過水白與人日詩雲隨白水落皆當時實有此境入

他想中無非空幻落月動簷虛則滿眼是幻不可思議但非老杜形容不出耳豈胸中先有飛星水白落月簷虛八字而後煉過動二字以欺人乎天清木葉聞與孟浩然荷枯雨滴聞兩聞字亦真亦幻皆以落韻自然爲奇卽作者亦不自知何暇煉乎落韻自然莫如摩詰如潮來天地青行踏空庭落葉聲青字聲字偶然而落妙處豈復有痕迹可尋總之本領人下語下字自與凡人不同雖未嘗不煉然指他煉處卻無爐火之迹若不求其本領專學他一二字爲煉法是藥汞銀非眞丹也吾嘗謂眼前尋常景家人瑣俗事說得明白便是驚人之句蓋人所易道卽人所不

能道也如飛星過水人人曾見多是錯過不能形容
虧他收拾點綴遂成奇語駭其奇者以爲百煉方就
而不知彼實得之無意耳卽如池塘生春草生字極
現成卻極靈幻雖平平無奇然較之園柳變鳴禽更
爲自然楓落吳江冷空梁落燕泥與摩詰雨中山果
落老杜葉裡松子僧前落四落字俱以現成語爲靈
幻又如老杜杖藜還客拜舊犬喜我歸王摩詰野老
與人爭席罷高達夫庭鴨喜多雨皆現成瑣俗事無
人道得道得卽成妙詩何嘗煉還字喜字罷字以爲
奇耶詩家固不能廢煉但以煉骨煉氣爲上煉句次
之煉字斯下矣惟中晚始以煉字爲工所謂推敲是

也然如僧敲月下門敲字所以勝推字者亦只是眼前現成景寫得如見耳若喉吻閒吞吐不出雖經百煉何足貴哉

詩家化境如風雨馳驟鬼神出沒滿眼空幻滿耳飄忽突然而來倏然而去不得以字句詮不可以迹相求如岑參歸白閣草堂起句云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峰東望白閣雲半入紫閣松又登慈恩寺詩中間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不惟作者至此奇氣一往卽諷者亦把捉不住安得刻舟求劍認影作眞乎近見註詩者將雨在八九雲入紫閣秋從西來五陵萬古語強爲分解何異癡人

說夢

前輩有禁人用啞韻者謂押韻要官樣勿用啞韻如四支與十四鹽皆啞韻不可用也而不知詩家妙處全在押韻押韻妙處決不在官樣果禁啞韻則孔子訂詩當預作四韻刪正燕婉戚施之句必不列於風而昭假遲遲式於九圍不列於頌矣可爲噴飯

楊升庵譏少陵麗人行云詩刺淫亂第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而已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蓋謂少陵無含蓄耳王元美駁之云彼所稱者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必盡含蓄也元美辨則辨矣而未盡也就雝雝鳴鴈本章言之雝鳴求其牡非比

興乎何嘗含蓄且鄭衛刺淫至於期我桑中車來賄
遷等語皆無含蓄姑不必盡舉卽如同一刺衛宣姜
也有直陳者新臺之篇所云燕婉之求蘧蔭不殄牆
茨之篇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鴉奔之篇所謂人
之無良我以為君是已有隱諷者君子偕老一篇但
述其象翟之盛鬢髮之美眉額之皙至於胡天胡帝
而猶未已且綴以蒙彼縵絺是繼袪也則并其褻衣
之纖媚而形容之而以邦之媛也四字結之羨美中
有憐惜慨歎愛莫能助之意略無一語及其淫亂少
陵麗人行全從此詩得之首贊其態濃意遠肌理細
膩乃至頭上背後足下種種殊妙富貴氣燄無不動

人而青鳥飛去銜紅巾則與蒙彼縹緜語同一生動
矣惟君子借老篇首章微露子之不淑四字而後章
不復補綴少陵則末語微露慎莫近前丞相嗔七字
而前此全不指破手法微換耳彼其意以爲如此人
如此事與其直指其穢徒令人鄙不若悉舉其美乃
令人恨也從來美人失身才子從逆千古以後供人
唾罵必甚於他人如讀漢史至劉子駿陳符命華子
魚弑國后每令人擲卷而起以爲在他人不足恨以
劉子駿華子魚爲之則深可恨也蓋以憐才慕色之
誠迫爲嫉惡其嫉惡更深所以反覆歎美如此其用
意倍苦而其刺淫倍刻矣蓋嘲笑甚於罵詈而憐惜

尤甚於嘲笑也吾方謂少陵含蓄太深不爲牆茨新臺而爲君子偕老用修乃謂其不肯含蓄乎若其所論毛詩舛謬處則人人知之矣

太白夢遊天姥吟幽澗泉吟鳴臯歌謝朓樓餞別叔雲蜀道難諸作豪邁悲憤騷之苗裔

詩文中潔字最難柳子厚云本之太史以著其潔惟太史能潔惟柳子能著其潔潔可易言哉詩如摩詰可謂之潔惟悟生潔潔斯幽幽斯靈靈斯化矣摩詰之潔原從悟生而摩詰之潔亦能生悟潔而能化悟迹乃融嗟乎悟潔二者今人棄如土矣王元美云摩詰才不逮沈宋豈以其潔減價耶

詩中之潔獨推摩詰卽如孟襄陽之淡柳柳州之峻草
蘇州之警劉文房之雋皆得潔中一種而非其全蓋
摩詰之潔本之天然雖作麗語愈見其潔孟柳韋劉
諸君超脫洗削尙在人境摩詰如仙姬天女冰雪爲
魂縱復瓔珞華鬢都非人間而諸君則如西子毛嬙
月下淡粧卻扇一顧粉脂無色然不免薰衣頰面護
持愛惜識者辨之

太白仙才然其持論不鄙齊梁子美詩聖然其持論尙
推盧駱譬之滄海百川細流無不容納所謂不薄今
人愛古人也虛心憐才殊爲可師今之名流遞相掙
擊拔幟立幟爭名喪名較之李杜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

少陵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少陵沉雄頓挫與蘇李淡泊
一派殊不相類乃知古人師資不在形聲相似但以
氣味相取然淵明氣味大近蘇李少陵既師蘇李矣
柰何詆淵明爲枯槁耶

少陵不喜淵明詩永叔不喜少陵詩雖非定評亦足見
古人心眼各異雖前輩大家不能強其所不好貶已
徇人不顧所安古人不爲也

武人詩如楊素高駢輩風雅所收不必論已他若曹景
宗僅能識字及在席上拈競病二韻云去時兒女悲
歸來笳鼓競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去病四語風韻灑

落翻覺楊素高駢胸中多卻數卷書又如斛律金目
不知書及作勅勒川歌云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天然豪
邁翻覺曹景宗目中多卻數行字以此推之作詩貴
在本色

作詩必句句着題失之遠矣子瞻所謂作詩必此詩便
知非詩人也如咏梅花詩林逋諸人句句從香色摹
擬猶恐未切庾子山但云枝高出手寒杜子美但云
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春愁而已全不粘住
梅花然非梅花莫敢當也如子美黑白二鷹詩若在
今人必句句在黑白二字尋故實子美卻寫二鷹神

情只劈頭點出黑白如一幅雙鷹圖從妙手繪出便覺奇矯之骨搏空之氣驚秋之意俱從紙上活現只輕輕將粉墨染黑白二色而已又如劉希夷嵩嶽聞笙詩云月出嵩山東月明山益空山人愛清景散髮臥秋風風止夜何清獨夜草蟲鳴仙人不可見乘月近吹笙前七句憑空說來不露笙字而笙中天籟清機已繚繞耳邊矣至第八句方出笙字便接以絳脣接靈氣玉指調真聲真聲是何曲三山鸞鶴情四句擡出吹笙者於雲霞縹緲之上至昔去落塵俗願言聞此曲今來臥嵩岑何幸承幽音神仙樂吾事笙歌銘夙心六句方輕點聞字而以低徊容與結之絕不

粘筓卻句句是筓句句是聞筓句句是嵩嶽聞筓也
又如李頎琴歌云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
客月落城頭烏半飛霜淒萬樹風入衣銅爐華燭燭
增輝初彈淥水後楚妃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
星欲稀清淮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只第二
句點出琴字其餘滿篇霜月風星烏飛樹響銅爐華
燭清淮雲山無端點綴無一字及琴卻無非琴聲移
在箏笛琵琶箏策不得也又如岑參宿東谿王屋李
隱者題若只將隱者高處贊歎便是俗筆岑詩云山
店不鑿井百家同一泉晚來南村黑雨色和人煙霜
畦吐寒菜沙雁澡河田隱者不可見天壇飛鳥邊只

寫山中幽絕景況已有一高人宛然在目矣又如太白訪天山道士不遇詩云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谿午不聞鐘野竹分清霽飛泉挂碧峰無人知所住愁倚兩三松無一字說道士無一字說不遇卻句句是不遇句句是訪道士不遇何物戴道士自太白寫來便覺無煙火氣此皆以不必切題爲妙者不能盡舉姑以數首槩其餘耳

作詩有一題數首而起結雷同最是大病如陳正字感遇諸篇起句云吾觀龍變化又云吾觀崑崙化又云深居觀元化又云幽居觀大運是也且其病不止於此凡感遇咏懷須直說胸臆巧思夸語無所用之正

字篇中屢用仲尼老聃西方金仙日月崑崙等語者
非本色也若張曲江感遇則語語本色絕無門面矣
而一種孤勁秀澹之致對之令人意消蓋詩品也而
人品係之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三復此語爲之
浮白大抵正字別有佳處不專在感遇數詩感遇三
十八篇雖矯矯不羣然吾所愛者吾觀龍變化一首
耳

巷伯之卒章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節南山之卒章曰
家父作誦以究王誦是刺人者不諱其名也崧高之
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蒸民之卒章曰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是美人者不諱其名也三代之民直道

而行毀不避怒譽不求喜今則爲匿名謠帖連名德
改碑矣偶觸扁心則醜語叢生惟恐其知忽焉搖尾
則諛詞泉湧惟恐其不知也至於贈答應酬無非溢
詞慶問通贊皆陳頌語人心如此安得有詩乎獨唐
人爲之尙能自占地步如儲光羲張谷田舍詩云縣
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逕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確
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村酒可賒此
德政詩也頌處在自說年來稔句以野人語爲縣官
清儉之驗卻從深谷人家內看出野人逕竹橋花幽
雅恬熙有花滿雉馴景象五句見茨梁之豐六句見
蠶絲之富前村除酒居然襦袴興歌鳴琴在室矣然

其題是張谷田舍其詩似一幅桃源圖無一語及縣
官較李頎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語更
爲蘊含矣又子美遭田父泥飲美田中丞詩遭田父
泥飲與田中丞何干發題便妙詩云步履隨春風村
村自花柳田翁過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
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
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
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餅盆
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
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
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

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篇中政簡俗龐
家給戶饒景象盡從田父口中寫出卻將大男放營
一事點綴生動前後形容只一眞字別無奇特鋪張
而頌聲已溢如矣既自占地步又爲中丞占地步又
爲田父占地步若在今人不知如何醜態也姑舉二
詩以例其餘

詩中有畫不獨摩詰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寫生其便
娟之姿逸宕之氣似欲超王而上然終不能出王範
圍內者王厚於孟故也吾嘗譬之王如一輪秋月碧
天似洗而孟則江月一色蕩漾空明雖同此月而孟
所得者特其光與影耳

自皎然有三偷之說因指子美湛湛長江去同於湛湛
長江水江平不肯流同於潮平似不流而後人遂謂
少陵詩未免蹈襲如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人如
天上坐魚似鏡中遊沈佺期詩也子美春水船如天
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特襲沈句耳不知少陵深服
沈詩時取沈句流連把咏爛熟在手口之間不覺寫
出觀唐諸家語句相似頗多大抵坐此非蹈襲也且
人如天上坐不及船如天上坐加春水二字作七言
卻更活動而老年花似霧中看描寫老態龍鍾可笑
又豈魚似鏡中遊可及哉古十九首中有竟用他家
句者曹孟德亦然不獨寫來無痕試取前後語反覆

諷咏反似大出古人之上非如今人本無佳句偶盜
他語便覺態出如窮兒盜乘輿服物一見便捉敗也
王右丞詩境雖極幽靜而氣象每自雄偉如草枯鷹眼
疾雪盡馬蹄輕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日落江湖
白潮來天地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
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歸鞍競帶青絲
籠中使頻傾赤玉盤等語其氣象似在九天閭闔開
宮扇萬國衣冠拜冕旒之上如但以氣象語求之便
失右丞遺矣

高岑五言古律俱臻化境而高達夫尤妙於用虛非用
虛也其筋力精神俱藏於虛字之內急讀之遂以爲

言在
虛耳以此作律詩更難如達夫途中寄徐錄事云落
日風雨至秋天鴻雁初離夢不堪比旅館復何如君
又幾時去我知音信疏空多篋中贈長見右軍書君
又我知等虛字豈非篇中筋力但覺其渾脫輕妙如
駿馬走坂如羚羊掛角耳且其難處尤在虛字實對
仍不破除律體太白雖有此不衫不履之致然頗近
古詩矣李于鱗諸公謂高岑有五言古詩而短於五
言律此豈高岑知己哉

晚唐七言絕句妙處每不減王龍標然龍標之妙在渾
而晚唐之妙在露以此不逮

鍾伯敬云常建詩清微靈洞似厚之一字不必爲此公

設此語甚當但常建詩亦自有常建之厚古人所謂
溫厚者常建之詩是也其深微靈洞俱從溫厚中出
所以內外俱徹如琉璃映月耳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張
曲江詩也滿字減字纖而無痕殊近樂府此題第一
首詩也曲江方正能作是語何怪廣平之賦梅花耶
晉人詩能以真樸自立門戶者惟陶元亮一人唐人詩
能以真樸自立門戶者惟元次山一人次山不惟不
似唐人并不似元亮蓋次山自有次山之真樸此其
所以自立門戶也

作詩須一意渾融前後互映如李願送王昌齡詩云漕

水東去遠送君多暮情淹留野寺出向背孤山明前
望數十里中無蒲稗生夕陽滿舟楫但愛微波清舉
酒林月上解衣沙鳥鳴夜來蓮花界夢裏金陵城歎
息此離別悠悠江海行因第二句有暮情二字自此
後不獨夕陽微波月上鳥鳴夜來花界夢裏金陵種
種暮景而滿篇幽澹悲涼字字皆暮情也暮景易寫
暮情難描此爲獨絕

杜子美詩云熟精文選理而子瞻獨不喜文選蓋子瞻
文人也其源出於國策莊孟而助以晁賈諸公之波
瀾所浸灌於古者深矣文選之文自秦漢諸篇外其
餘皆不脫六朝浮靡其爲子瞻唾棄無足怪者若子

美則詩人也詩以騷爲祖以賦爲禰以漢魏諸古詩
蘇李十九首陶謝庾鮑諸人爲嫡裔子美詩中沈鬱
頓挫皆出於屈宋而助以漢魏六朝詩賦之波瀾文
選諸體悉備縱選未盡善而大略具矣子美少年時
爛熟此書而以清矯之才雄邁之氣鞭策之漸老漸
熟範我馳驅遂爾獨成一體雖未嘗襲文選語句然
其出脫變化無非文選者生平苦心在此一書不忍
棄其所自故言之有味耳今人以子美譽文選而亦
譽之以子瞻毀文選而亦毀之毀譽皆在子美子瞻
與已何與又與文選何與哉

詩家有一種至情寫未及半忽插數語代他人詰問更

覺情致淋漓最妙在不作答語一答便無味矣如園
有桃章云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
其三句三折跌宕甚妙接以心之憂矣只爲不知者
代嘲絕無一語解嘲無聊極矣又陟岵章云父曰嗟
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尙愼旃哉猶來無止四句中有
憐愛語有叮嚀語有慰望語低徊宛轉似只代父母
作思子詩而已絕不說思父母較他人作思父思母
語更爲淒涼漢魏以來此法不傳久矣惟唐岑參昨
日山有信一首末四句只代杜陵叟說話便止全不
說別弟及還東谿語深得古人之意但彼爲憂亂行
役而作而此則尋常別弟語情景較淺耳然在唐詩

中未多覲也

看盛唐詩當從其氣格渾老神韻生動處賞之字句之
奇特其餘耳如王維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孟浩
然石鏡山精怯禪枝怖鴿棲張謂野猿偷紙筆山鳥
污圖書岑參甌香茶色嫩窗冷竹聲乾此等語皆晚
一唐人所極意刻畫者然出王孟張岑手卽是盛唐詩
一若出晚唐人手卽是晚唐詩蓋盛唐人一字一句之
一奇皆從全首元氣中苞孕而出全首渾老生動則句
一 句渾老生動故雖有奇句不礙自然若晚唐氣卑格
一 弱神韻又促卽取盛唐人語入其集中但見斧鑿痕
一 無復前人渾老生動之妙矣于鱗輩論詩專尙氣格

而鍾譚非之蓋于鱗所謂氣格皆從華整處看易墮惡道使皆以渾老二字論氣格又誰得而非之哉唐李頎詩雖近於幽細然其氣骨則沉壯堅老使讀者從沉壯堅老之內領其幽細而不能以幽細名之也惟其如是所以獨成一家

余嘗概論詩文似醇者中必雜似深者中必淺似細者中必粗似靜者中必亂似密者中必疏似腴者中必枯似奇者中必迂似達者中必僂如此反勘不可勝舉大約嫌其似而已

余曾謂陶靖節絕無名根靖節詩亦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則其不好名可

知矣然其擬古詩又云生有高世名既歿傳無窮則
又何也黃山谷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
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
有意於俗人贊其工耳此語妙甚從古才人詩文所
以不能久傳者總從俗人贊處失腳耳然則陶公之
人與詩亦止不許俗人贊而已使當時復有陶公者
從而倡和贊歎我知公縱不喜亦決不擲卷而怒也

陶公之不好名豈同他人之不好名哉

釋皎然嘗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以效韋蘇州韋
大不喜明日獻其舊作乃大稱賞云何不以所工見
投而猥希老夫之意卽此可見作詩當自寫性靈摹

做剽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詞王荆公集四家詩人問何爲下李白荆公云白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者蓋十八九兩人論太白互相矛盾如此余謂此皆非太白知己也太白詩天然奇絕正惟奇絕所以不能無小疵然其奇處不可及疵處更不可及奇處不在恥鄭衛疵處不在言酒色酒色鄭衛在太白分中原無罣礙李陽冰自見太白恥鄭衛耳若太白則何妨言酒色以己爲量而妄尊之且與太白無與況以己爲量而妄毀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伯敬云王建宮詞非宮怨也惟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
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一
首頗有怨意余謂怨之深者必渾無論宮詞宮怨俱
以深渾爲妙且宮詞亦何妨帶怨如王建云私縫黃
帔拾釵梳欲得金仙觀內居近被君王知識字收來
案上檢文書此非宮詞中宮怨乎然急讀不覺其怨
惟詠諷數過方從言外得之此真深於怨者不獨樹
頭樹底一首也

漁隱曰王建宮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卽苦
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蓋夫人宮
詞云御厨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

宣索膾隔花喚取打漁人花蓋之詞工王建爲不及也余謂花蓋盜王建語然不及王建遠甚惟隔花喚三字頗能令全首生動耳王建御厨不食索時新七字寫女子性情嬌癡厭飫之狀如見若云進食簇時新則直而無味矣下二句情景事三者俱媚白日臥多便爲苦春二字傳神隔簾喚醫撒癡極妙非果病也女子性情決非女子能道每被文人信手描出漁隱何足以知此哉

秦少游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晁無咎云此語雖不識字者亦知是天生好言語漁隱云無咎不見煬帝詩耳蓋以隋煬帝有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

之句也余謂此語在煬帝詩中祇屬平常入少游詞特爲妙絕蓋少游之妙在斜陽外三字見聞空幻又寒鴉流水煬帝以五言劃爲兩景少游詞用長短句錯落與斜陽外三景合爲一景遂如一幅佳圖此乃點化之神必如此乃可用古語耳

李易安云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而歐陽永叔蘇子瞻詞乃句讀不習之詩耳又嘗記宋人有云昌黎以文爲詩東坡以詩爲詞甚矣詞家之難也余謂易安所譏介甫子固永叔三人甚當但東坡詞氣豪邁自是別調差不如秦七黃九之到家耳東坡自言平日不喜唱曲故

不中音律是亦一短以詩爲詞難爲東坡解嘲若以爲句讀不習之詩抑又甚矣至於昌黎文章元氣深渾獨其詩篇刻露稍傷元氣然天地間自少此一派不得彼蓋別具手腕不獨與他家詩不相似并自與其文章樂府絕不相似伯敬云唐文奇碎而退之春融志在挽回唐詩淹雅而退之艱奧意專出脫此數語真昌黎知己彼謂昌黎以文爲詩者是不知昌黎者也大率宋人以詞自負故所言類此然遂欲以此評詩不免隔靴搔痒

陳無己云寧樸毋華寧拙毋巧寧粗毋弱寧僻毋俗嚴羽卿亦有是語然余謂樸實勝華拙實勝巧粗實勝

弱僻實勝俗樸拙粗僻非大家不能用每見後人有
意爲樸反不如華有意爲拙反不如巧有意爲粗反
不如弱有意爲僻反不如俗大抵以自然者爲勝如
美人亂頭粗服俱好不可遂以亂頭粗服爲美人也
張謂侍郎七言律多奇警之句及死後見形獨愛人誦
其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二語晉謝康
樂詩尤多警語而獨喜池塘生春草五字自謂神助
可見詩以偶然語寫偶然景爲得意凡他人所謂得
意者非作者所謂得意也

學詩者不可學古人無病處亦不必學古人有病處非
大家不能無病非大家亦不能有病蓋其才無所不

具其學無所不有故於深淺濃淡洪纖高下種種皆備而其瑕類亦復不免如長江大河不乏腐蝕名山巨嶽亦有惡木其所以異於他山水者政在波濤之鼓盪無所不有地勢之麗厚無物不生耳若夫邱壘澗沚之勝一覽卽盡縱復幽雅奇秀然非所語於大觀也後之學詩者毛舉瑣求以一字之累一語之犯遂棄其全而負才不羈之士又不肯深求古人精神之所存見陶之時有似於枯淡也遂以枯淡爲陶見杜之偶似於滯累也遂以滯累爲杜見李之偶似於輕率也遂以輕率爲李見蘇之偶似於諧淺也遂以諧淺爲蘇此猶學孔子者但學其微服過宋君命召

不俟駕見南子佛髀召欲往而已豈學孔子者哉

元微之作杜子美墓誌序云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
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
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是矣然余觀子美
詩創而不沿孤而無偶竟不能指某篇某句出風雅
出沈宋出蘇李出曹劉出顏謝出徐庾也如蜂採百
花以釀蜜不能別蜜味爲某花也如秦人銷天下兵
器爲金人十二不能別金人之頭面手足爲某兵器
也合眾體以成一子美要亦得其自體而已今之學
少陵者分其一體便謂逼真少陵恐少陵不如是之
多也

微之稱少陵詩鋪陳始終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
百太白不能望其藩翰況堂奧乎而樂天亦謂子美
貫穿古今覩縷格律盡工盡善過於李白夫李以天
分獨勝而杜則天工人巧俱絕欲推杜於李上寧患
無說乃獨推其排比聲韻覩縷格律何耶以聲韻格
律論詩已近於學究矣況排比覩縷俗學所病苟無
雄渾豪邁之氣行於其間雖千言數百何益於短長
以此壓太白恐太白不服也大凡讀子美洋洋大篇
當知他人能短者不能長能少者不能多能人者不
能天惟子美能短能長能少能多能人能天亦復愈
長愈短愈多愈少愈人愈天如韓信用兵多多益善

百萬人如一人漢高雖以神武定天下然所將不過
十萬而已然則子美能長能多而非排比覲縷之謂
排比覲縷亦子美用長用多之一班然不足以盡子
美也韓信多多益善然其奇在以萬人作背水陣破
趙兵二十萬蓋韓信之能在用多而其奇在用少子
美亦然故於五言長篇雖見能事然其短篇尤爲神
奇三韻詩短極矣然短而愈妙蓋未有不能用少而
能用多者若太白短篇佳矣乃其蜀道難鳴臯歌夢
遊天姥吟諸篇亦何遽不如子美長歌讀二家詩者
勿隨人看場可也

太白清平三絕與宮中行樂詞鍾譚譏其淺薄然大醉

之後援筆成篇如此婉麗豈非才人而世傳唐天子
命李龜年持金花箋授白爲清平樂詞梨園子弟撫
絲竹李龜年歌之天子親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
換則遲其聲以媚之詩中所指皆極言太真之美而
已如此則太白此詩與玉樹後庭花何異卽深厚且
不足傳又何論淺薄哉不知太白此詩最有膽氣如
可憐飛燕倚新粧又行樂詞飛燕在昭陽二語大肆
譏誚誰人敢道當時天子愛其清麗而不能覺得高
力士恨脫靴殿上之恥讒而逐之遂露英雄本色然
則此詩當以飛燕二語及高力士脫靴一事而傳使
作詩者皆得如此事如此語以傳雖極淺極薄吾猶

以千金享之況未必淺薄耶

嚴滄浪云唐人與宋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此語切中窾要但余謂作詩未論氣象先看本色若貴郎効士大夫舉止暴富兒効貴公子衣冠縱氣象有一二相似然村鄙本色自在宋人雖無唐人氣象猶不失宋人本色若近時人氣象非不甚似唐人而本色相去遠矣

嚴滄浪詩辨有云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又云詩難處在結裏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裏南人便非本色此數語最得之

晚唐惟司空圖善論詩其與李生論云醯非不酸也止

於酸而已醜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所貴乎味者謂其醕美在酸鹹之外耳賈闓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數語大有意味但其自爲詩亦未脫晚唐習氣而輒自譽云千變萬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抑太過矣余於圖所自摘警句之中獨賞其五言春時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思足花落夢無聊山中詩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喪亂詩驂驢思故主鸚鵡失佳人美人詩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七言則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逃難人多分隙地放

生鹿大出寒林數聯而已絕句如故國春歸未有涯
小欄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
花亦自有致然終非盛唐氣象也子瞻獨稱其詩文
高雅有盛唐遺風蓋亦因人以重其詩耳當時僞梁
所用如敬翔李振諸人皆唐朝舊臣一旦委質甚且
贊成弑逆獨圖避世中條山終身不肯仕梁豈非豪
傑乃梁史拾圖小瑕以譏之而王禹偁五代史闕文
云圖躁於進取端士鄙之世豈有見唐宦官用事卽
棄官歸中條山屢召不起及朱梁篡位以禮部侍郎
召辭以老疾聞哀帝被弑不食而死而猶云躁於進
取者哉嗟乎子瞻因人以重其詩而史乃詘詩而并

毀其人人之好尚不同如此又何怪後世奸佞之臣以叩頭乞餘生誣方正學也哉

馬嵬驛詩人皆淒感李商隱所謂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獨鄭畋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當時論者以爲此詩有宰相之器及僖宗時果拜相余謂此詩善爲本朝回護佳則佳矣然不若少陵云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能道人所不敢道而回護自深謂畋語爲宰相之器或亦自畋拜相後追言之耳不然幾無以處少陵矣

發語難得有力有力故能挽起一篇之勢結語難得有

情有情故能鎖住一篇之意能挽起一篇故一篇之情亦動能鎖住一篇故一篇之勢亦完兩相資也唐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羣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則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自健舉所云健舉豈非結語有情通篇之勢亦完耶昭容婦人乃能辨工拙於毫釐如此令人歎服不置但結語猶易得若發語有力則雖唐人名家亦人不數篇而已

故發語尤難

嚴季鷹詩世人未有推重之者余獨愛其骨氣近少陵
咏楠木篇尤似少陵古柏行諸作蓋亦朋友漸摩之
力耳因此推之凡與王孟同時者氣韻亦往往相類
如綦母潛靈隱寺詩云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題
棲霞寺云天花飛不着水月白成路送章彝下第云
黃鶯啼就馬白日暗歸林泛若耶溪晚風吹行舟花
路入溪口潭煙飛溶溶林月低向後若耶溪逢孔九
云人生上皇代犬吠武陵家題鶴林寺云松覆山殿
冷又過蘭若云黃昏半在山下路卻聽鐘聲連翠微
裴迪謁操禪師云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

向夕蟬噪已先秋遊感化寺云入門穿竹徑留客聽
山泉鳥囀深林裡心閒落炤前華子岡云落日松風
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祖詠泊揚
子津林藏初過雨風退欲歸潮此等語置之摩詰襄
陽集中殆不能復辨豈獨風氣使然耶

儲光羲五言古詩雖與摩詰五言古同調但儲韻遠而
王韻雋儲氣恬而王氣潔儲於樸中藏秀而王於秀
中藏樸儲於厚中有細而王於細中有厚儲於遠中
含澹而王於澹中含遠與王着着敵手而儲似爭得
一先觀偶然四作便知之然王所以獨稱大家者王
之諸體悉妙而儲獨以五言古勝場耳

李願七言古詩佳者本多其雜興二句云濟水至清河
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亦偶然興到語耳而樂天獨
嘆服此語以爲絕倫常建五言律語多靈妙其題破
山寺詩人皆賞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而歐陽
永叔獨酷愛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二語謂生平
欲髣髴之而終不可得前輩看詩不獨不隨人好尙
卽其觸境觸機時亦別有證入

劉長卿詩能以蒼秀接盛唐之緒亦未免以新雋開中
晚之風其命意造句似欲攬少陵摩詰二家之長而
兼有之而各有不相及不相似處其不相似不相及
乃所以獨成其爲文房也

詩有極尋常語以作發句無味倒用作結方妙者如鄭
谷淮上別故人詩云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
江人數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蓋題中正
意只君向瀟湘我向秦七字而已若開頭便說則淺
直無味此卻倒用作結悠然情深令讀者低徊流連
覺尙有數十句在後未竟者唐人倒句之妙往往如
此姑舉其一爲例

劉脊虛王昌齡五言古風味近於王孟但王孟澹宕而
脊虛高巖王孟疏遠而昌齡綿密詩家以澹宕疏遠
爲至然每爲淺學形似所混獨高巖與綿密非深心
此道者難與措手故世有假王右丞孟襄陽而無假

劉江東王龍標也

唐律多近古然唐古風亦往往可截作律者夫古詩可截作律詩非古詩之至者也如王少伯昌齡別劉謂云天地寒更雨蒼茫楚城陰一樽廣陵酒十載衡陽心倚伏不堪料悲歡豈易尋相逢成遠別後會何如今只此四十字格高而味厚是一首絕好五言律以多卻身在江海上雲連帝京深行當務功業策馬何駸駸二十字遂成古詩便減價數倍卽此可悟律詩之妙在言止而意猶不盡古詩之妙在止乎其所得止也

唐人五言古氣沉力厚初看似難入眼反覆讀之乃佳

者惟杜少陵王少伯二人但少伯在沉厚中時有生
拗費力處若少陵則生處皆熟拗處皆圓每於似生
似拗之間忽復光恠爍閃捉摸不住所以高少伯數
籌耳若少伯七言絕卻又渾融無迹在諸體之上又
非少陵所及矣

白樂天自愛其諷諭詩言激而意質故其立朝侃侃正
直所獻穆宗虞人箴并雜興詩楚王多內寵一篇指
點色禽之荒婉切痛快字字炯戒及讀其長恨歌諸
作諷刺深隱意在言外信如其所自評又不獨大嘴
烏雉媒等篇之有託而言也乃杜牧之譏其詩纖艷
不逞非端人雅士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

授淫言褻語入人肌骨但攷樂天所行不媿端雅其
詩亦未見淫褻不若牧之在揚帥牛奇章幕中微服
治遊奇章以街子潛隨及召作拾遺時授以一篋皆
街子報帖云杜書記無恙故其詩云落魄江湖載酒
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占得青樓薄
倖名又在湖州時欲採麗色乃令刺史崔君大張水
嬉因閒行以物色之見里姥引十餘歲女子將至舟
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吾十年必爲此郡若不
來乃嫁及守他郡皆不愜意至十四年後乃上箋於
所善宰相周墀乞守湖州蒞政之夕亟使召之則女
以踰十年期從人三載生子矣女懼見奪攜幼以往

故其詩云自是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
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又爲御史司洛陽時
李司徒閒居聲伎皆絕色牧之方持憲乃託人達意
願與宴會至則南向坐滿飲三卮問日聞有紫雲者
未知孰是宜以見惠諸伎皆回首而笑故其詩云華
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
兩行紅粉一時迴風流罪過已尙不免獨奈何以此
責樂天也

杜牧之作杜秋孃五言長篇當時膾炙人口李義山所
謂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孃詩前身應是梁
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是也余謂牧之自有佳處此

詩借秋蟻以歎貴賤盛衰之倚伏雖亦感慨淋漓然終嫌其語意太盡層層引喻層層議論仍是作阿房宮賦本色遂使漢魏渾涵之意漸至澌滅是亦五言古之一變有知者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韓文公絕妙詩文多在骨肉離別生死間信筆揮灑皆以無心得之矩矱天然不煩繩削亦是哀至卽哭真情流溢非矜持造作所可到也文則祭十二郎是已詩則吾得河之水二首焉詩云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

年不見兮使我心苦採蕨於山縉魚於淵我徂東山
不遠其還二詩只似說話而澹泊淋漓咏之生悲諸
選皆收其鉅心剗腸之篇而此獨以質樸見遺何也
七言古須具轟雷掣電之才排山倒海之氣乃克爲之
張司業籍以樂府古風合爲一體深秀古質獨成一
家自是中唐七言古別調但可惜邊幅稍狹耳若元
白二公才情有餘邊幅甚賒然時有拖沓之累蓋司
業所病者節短而元白所病者氣緩截長補短庶幾
可與李杜諸人方駕耳

張文昌節婦吟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
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
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詩情辭婉戀可泣可歌然既
繫在紅羅襦則已動心於珠矣而又還之既垂淚以
還珠矣而又恨不相逢於未嫁之時柔情相牽展轉
不絕節婦之節危矣哉文昌此詩從陌上桑來恨不
相逢未嫁時卽陌上桑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意
然自有二語甚斬絕非既有夫而又恨不嫁此夫也
良人執戟明光裏卽陌上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
頭意然陌上桑妙在既拒使君之後忽插此段一連
十六句絮絮聒聒不過盛誇夫婿以深絕使君非既
有良人執戟明光裏而又感他人用心如日月也忠

臣節婦鐵石心腸用許多折轉不得吾恐詩與題不稱也或曰文昌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重幣辟之不敢峻拒故作此詩以謝然則文昌之婉戀良有以也

詩有長言之味短短言之味長作者任意所至不復自止一經明眼人刪削遂大開生面者然明眼人往往不能補短但能截長如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刪其後二句巖羽卿云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朓詩云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

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心事
將已矣江上徒離憂羽卿欲刪去廣平聽方藉茂陵
將見求十字只用八句余謂卽玄暉復生亦當拍掌
叫快

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
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曰牧
之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卽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
臺上孫氏霸業在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付
不問只怕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彥周此語
足供揮塵一噓但於作詩之旨尙未夢見牧之此詩
蓋嘲赤壁之功出於僥倖若非天與東風之便則周

郎不能縱火城亡家破二喬且將爲俘安能據有江東哉牧之詩意卽彥周伯業不成意卻隱然不露令彥周輩一班淺人讀之只從怕捉二喬上猜去所以爲妙詩家最忌直敘若竟將彥周所謂社稷存亡生靈塗炭孫氏霸業不成等意在詩中道破抑何淺而無味也惟借銅雀春深鎖二喬說來便覺風華蘊藉增人百感此政是風人巧於立言處彥周蓋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韋蘇州擬陶諸篇非不逼肖而非蘇州本色蘇州本色在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豈無終日會惜此花間月空館忽相思微鐘坐來

歇如此等語未嘗擬陶然欲不指爲陶詩不可得也
嚴滄浪謂柳子厚五言古詩在韋蘇州之上然余觀子
厚詩似得摩詰之潔而頗近孤峭其山水詩類其鉅
鈿潭諸記雖邊幅不廣而意境已足如武陵一隙自
有日月與蘇州詩未易優劣惟田家詩直與儲光羲
爭席果勝蘇州一籌耳

唐人作唐人詩序亦多夸詞不盡與作者痛癢相中惟
杜牧之作李長吉序可以無媿然亦有足商者序云
唐皇諸孫賀元和中韓吏部頗取其歌詩以爲雲煙
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
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

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
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圃彫殿梗莽邱隴不足爲其
怨恨悲愁也鯨吐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
幻也蓋命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長吉生二
十有七死矣使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余每誦序
中春和秋潔二語不類長吉似序儲王韋柳五言古
詩而雲煙綿聯水之迢迢又似爲微之連昌宮詞香
山長恨歌諸篇作贊若時花美女則帝京篇公子行
也此外數段皆爲長吉傳神無復可議矣其謂長吉
詩爲命騷苗裔一語甚當蓋長吉詩多從風雅及楚
辭中來但入詩歌中遂成剗體耳又謂理雖不及辭

或過之使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數語吾有疑焉夫
唐詩所以夔絕千古者以其絕不言理耳宋之程朱
及故明陳白沙諸公惟其談理是以無詩彼六經皆
明理之書獨毛詩三百篇不言理惟其不言理所以
無非理也聖賢讀素絢而得禮後讀尙綱而得闡然
讀唐棣而得思遠蓋聖賢事境圓明風謠工歌無不
可以入理若但作理解則固陋已甚且不能如匡鼎
之解頤又安能若西河之起予哉楚騷雖忠愛惻怛
然其妙在荒唐無理而長吉詩歌所以得爲騷苗裔
者政當於無理中求之奈何反欲加以理耶理襲辭
鄙而理亦付之陳言矣豈復有長吉詩歌又豈復有

騷哉

晚唐盧延遜有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噫可謂攻苦極矣滄浪謂詩家須參活句勿參死句彼晚唐人如此用工只從死句去參其墮魔障又何怪哉

唐釋子以詩傳者數十家然自皎然外應推無可清塞

卽周賀

齊已貫休數人爲最以此數人詩無鉢孟氣也

僧家不獨忌鉢孟語尤忌禪語近有禪師作詩者余謂此禪也非詩也禪家詩家皆忌說理以禪作詩卽落道理不獨非詩并非禪矣詩中情艷語皆可參禪

獨禪語必不可入詩也嘗見劉夢得云釋子詩因定
得境故清由悟遺言故慧余謂不然僧詩清者每露
清痕慧者卽有慧迹詩以興趣爲主興到故能豪趣
到故能宕釋子興趣索然尺幅易窘枯木寒巖全無
煖氣求所謂縱橫不羈瀟灑自如者百無一二宜其
不能與才人匹敵也每愛唐僧懷素草書興趣豪宕
有椎碎黃鶴樓踢翻鸚鵡洲之槩使僧詩皆如懷素
草書斯可遊戲三昧奪李杜王孟之席惜吾未見其
人也

貫休詩氣幽骨勁所不待言余更奇其投錢鏐詩云滿
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諭改爲四十州

乃相見休云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遂去貫休於唐亡
後有湘江懷古詩極感憤不平之恨又嘗登鄱陽寺
閣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終學於陵子吳中有
綠薇之句士大夫平時以無父無君譏釋子唐亡以
後滿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詩幾不復得豈
知僧中尚有貫休將無令士大夫入地耶

自元白及皮陸諸人以和韻爲能事至宋而始盛至今
踵之而皮日休陸龜蒙更有藥名古人名縣名諸詩
又有離合體謂以字相拆合成文也有反覆體謂反
覆讀之皆成文也有疊韻體如皮詩所謂穿煙泉潺
湲觸竹續殼鯨是也有雙聲體皮詩所謂疏杉低通

言
灘之類是也有風人體皮詩所謂江上秋風起從來
浪得名送風猶掛席苦不會帆情是也夫離合詩起
於孔文舉漁父屈節之詩然文舉詩以骨氣奇逸傳
不以離合傳也疊韻起於梁武帝沈休文之後厲有
朽柳偏眠船舷邊然武帝休文詩以詞采風流傳非
以疊韻傳也迴文反覆起於竇滔妻然婦人語耳雙
聲體據皮襲美云起於蟬竦在東鴛鴦在梁然皆無
心自合非有意爲之也至於藥名起於梁武帝縣名
起於齊竟陵王彼亦偶爲之豈以此見長哉皮陸二
子清才絕倫其所爲詩自有可傳必欲炫才鬪巧以
駭俗人則亦過矣鮑明遠有建除詩又有數名詩然

明遠所謂俊逸者終在彼不在此也然則學皮陸者亦學其可傳者而已無炫聰明以爭一時伎倆自失千秋也

唐詩大振婦女奴僕無不知詩遠及外域亦喜吟咏婦女則李季蘭有詩豪之譽薛濤有較書之稱魚玄機徐月英各著詩集非煙崔仲容並騁儷詞然桑濮之音耳至於詩人妻女以詩名者則元微之夫人裴柔之有贈夫之武昌之篇吉中孚妻張夫人有拜新月之作楊盈川姪女名容華者新粧詩有自憐終不已欲去復徘徊之句杜羔妻劉氏寄羔下第詩有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之語又進士孟昌期

妻孫氏爲夫代筆而宋若昭若荀姊妹五人皆能詩
欲以學名家不願歸人德宗召入禁中呼爲學士每
咨經史大義穆敬文三朝皆呼先生尤奇事也其他
如葛鵝兒薛媛關盼盼輩不啻百家並垂名篇可謂
盛矣奴僕則咸陽郭氏之捧劍者是也外域則新羅
王獻五言太平頌亦自可觀而楊奇鯤有風裏浪花
吹又白雨中山影洗還青之句竟是大厯佳作也似
有唐三百年人人能詩矣余於兵燹後借得唐人殘
編一帙其中可笑詩甚多半出於士大夫則又何也
因憶唐景龍中左武將軍權龍褒好爲可笑詩中宗
戲呼爲權學士每詩出人皆掩口譽之輒答曰趨韻

而已以今觀之唐人之爲龍褒趙韻者何多也豈當時聲教及於婦女外域而士大夫或有未嫻耶抑傳者訛而選者濫耶雖然鄒魯文學之鄉亦有馮僧那鄆美人之藪豈無戚施安在唐之詩家人人能詩也宋人詩佳者殊不媿唐人多看可助波瀾但須熟看唐人詩方能辨宋詩蒼白蓋宋之名手皆從唐詩出雖面目不甚似而神情近之如人耳孫十傳以後猶肖其鼻祖昔蕭穎士絕肖其遠祖鄱陽忠烈王非發塚破棺親見鄱陽王者不能識也但不可從宋人手一從宋入手便爲習氣所蔽不能見鼻祖矣

謂宋詩不如唐宋末詩又不如宋似矣然宋之歐蘇其

詩別成一派在盛唐中亦可名家而宋末詩人當革
命之際一腔悲憤盡洩於詩如家鉉翁憶故人詩云
曾向錢塘住聞鶻憶蜀鄉不知今夜夢到蜀到錢塘
王冕之幽窗詩云西窗枕寒池池邊老松樹渴猿下
偷泉見影忽驚去謝臯羽咏商人婦云抱兒來拜月
去日爾初生已自滿三載無人問五行孤燈寒杵石
殘夢遠鐘聲夜夜鄰家女吹簫到二更又過杭州故
宮詩二首云禾黍何人爲守闈落花臺殿暗銷魂朝
元閣下歸來燕不見前頭鸚鵡言紫雲樓閣讌流霞
今日淒涼佛子家殘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掛袈
裟皆宋元間人也情眞語切意在言外何遽減唐人

耶

詩人佳處多是忠孝至性之語卽如宋元之間有史蒙卿者爲感時詩云宮花攢曉日仙鶴下雲端盡是傷心事那能着眼看風沙兩宮恨煙草八陵寒一掬孤臣淚秋霖對不乾又元初吾郡劉詵別號桂隱有詩文集其采薇歌云春采薇嬰兒拳賣與豪門破肥鮮年年得米不費錢冬采薇潛虬根白石犖确劖掘難俯身榛莽如獸蹲山寒雪高衣裂破塹藤束縛雲藍荷瘦妻弱子暮候門地碓夜舂松節火沸漿浮浮翻小杓濕霧騰騰升土銜熬烹成器比甘飴一飽聊償數日餓冬采薇猶可爲春采薇今年根盡春苗稀豪

門有米無可賣壠麥短短難接飢采薇采薇我聞夷
齊嘗食之餓死首陽天下悲嗚呼天高蕩蕩萬物微
我死安得蒼天知二詩沉痛悲壯安得以時代歷之
忠孝之詩不必問工拙也如陸放翁晚年作詩與兒云
老去深悲世事空何時得慶九州同兒孫會見王師
捷家祭無忘告乃翁蓋傷南宋不能復汴也及宋亡
後林景熙等收宋帝遺骨埋之樹以冬青景熙乃題
一絕於放翁詩後云一線青山怨未終干戈況滿大
江東九州同矣兒孫見家祭如何告乃翁二詩率意
直書悲壯沉痛孤忠至性可泣鬼神何得以宋元減
價耶以此推之宋人學問精妙才情秀逸不讓三唐

自歐蘇黃梅秦陳諸公外作者林立卽無名之人亦有一二佳詩散見他集倘有明眼選手爲之存其精華汰其繁冗使彼精神長存人間何至後人詆訶之甚耶明代宏正嘉隆間諸詩人非無佳詩可傳但其議論太刻謂後人目中不可有宋人一字不思唐人詩集汗牛充棟今新稱不朽名篇僅得爾許不獨精靈之氣神物護持亦賴歷代明眼棄瑕錄瑜排沙簡金得有今日豈眞上天生才唐宋懸殊乎果爾則何以有今日也宋詩惟談理談學者當如禪家偈頌另爲一書彼原不欲以詩名家不必選入詩中耳亦勿以此遂貶宋詩也

近代選詩皆以帝京篇諸作爲不祧之祖鍾譚二子毅然去之殊有膽識一部詩歸生面皆從此開稂莠旣除嘉禾見矣

今人貶剝詩歸尋毛煅骨不遺餘力平心論之諸家評詩皆取聲響惟鍾譚所選特標性靈其眼光所射能令不學詩者誦之勃然烏可已又能令老作詩者誦之爽然自失掃蕩腐穢其功自不可誣但未免專任已見強以木樵子換人眼睛增長狂慧流入空疏是其疵病然瑕瑜功過自不相掩何至如時論之苛也舍性靈而趨聲響者學王李之過也舍氣格而事口角者學袁徐之過也舍章法而求字句者學鍾譚之過

也

徐文長七言古有李賀遺風七言律雖近晚唐然其佳者升少陵子瞻之堂往往自露本色惟五言律味短而五言古欠蘊藉集中談語俊語學之每能誤人此其所病然嘉隆間詩人畢竟推爲獨步近日持論者貶剝文長幾無餘地蓋薄其爲諸生耳諺云進士好吟詩信哉

明代如李獻吉王元美諸公非無佳詩若得明眼人刪削猶可傳世天崇間尤號極盛然稱名家則有餘稱大家則不足乃往往高自標榜互相屈辱屢良作賤稱娣爲姑以此囂陵不及古人

伯敬評杜雖未盡確然不可謂非別眼若其評太白則未悉所長

袁中郎才情超忽如千里神駿但防泛駕嚙膝而已後人詆訶未免太甚

自鍾譚集出而王李集覆瓿矣記余曾與同輩賦愛妾換馬詩都無警句有示以鍾伯敬詩云功名伏驥足志節略蛾眉不貴此時意難於無後思封疆方有事閨閣亦何爲忍向承平日明珠買侍兒慧舌靈腕歎爲絕唱復有以王元美詩相示者覺才思更邁王詩云只解馳驅易寧言離別難蘭膏啼玉筯桃雨汗金鞍物喜酌新主人悲戀故歡橫行渡遼海那問剪刀

寒遂以此二詩糊名郵送萬茂先定其甲乙茂先嘗
進鍾譚退王李見此竟以王第一乃知前輩各有得
力不可隨人軒輊也

詩笈

太史牧園公傳

著詩笈

余家城南之菱湖其北五六里日前邱吳氏居之與余家世爲婚姻吳氏多學仕有聞而牧園先生尤以儒雅推重於時今先生沒已幾三十年流風遺韻往往在人耳目間余心有慕焉因摭其兄子元衡所作行狀而爲之傳曰先生諱大受字子惇號牧園曾祖景旭明諸生耆德篤學著南山堂詩文前後集十二卷歷代詩話八十卷詩話今鈔入四庫全書祖光順治十八年進士及第秘書院編修其詩見新城王文簡公感舊集父智諸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先生少穎悟日記數千言甫成童文章出儕輩雍正元年成進士官翰林院檢討主

四川江南鄉試督學湖南以母憂歸先生長身鶴立有不可矐就之色性高簡不切切於榮利歸時年甫五十卽無復仕進意先是先生之曾祖仁山公由前邛別居南山堂堂在府城內開門見城南諸山故名南山堂於是先生復歸村居卽先世老屋葺治之家故有藏書數千卷先生益多所購置丹鉛點勘充牣几案間先生兄弟五人其三人先卒惟仲兄尙在仲兄名鍾泰雍正四年舉人選麗水教諭子卽元衡副榜貢生時仍居南山堂先生月再三至訊兄起居然足迹不入公府來官斯土者多有門下士或素所契厚至則敬謁先生不爲報謝或欲借瑣事居間爲先生壽先生以書峻責之至造

門謝罪然後已先生記誦宏富自九經諸史以及諸子
百家之書務廣覽切究之嘗從何學士焯游習聞其言
論風旨以故發爲文章一出於典雅詩力追唐人間出
入石湖遺山之間未第時嘗佐蔣太僕漣河南學政幕
太僕心重之凡登進甄錄悉受裁先生太僕之善任與
先生之能無負所任人兩賢之其後應江蘇巡撫聘主
紫陽書院吳中固才士藪先生務進之以根柢之學人
各屢所欲以去至今及其門者猶多引先生以爲重也
先生旣家居常與諸名宿爲文酒會所居文石山房坐
客常滿酒行必徵令或分韻賦詩或聯句有時泛一艇
流連觴詠多在城南山水間今所傳雙溪唱和之篇其

風流宏獎足以照徹一時然所作隨手散去不自收拾
或嫁名他氏以故流傳甚少先生無子以叔兄子爲子
而兄弟子及從兄弟之子若諸孫不下十餘人先生爲
延師督課之禮費從其厚不少靳又招族人之秀異者
假館使卒業焉則先生之殷殷勸學亦深望代興之有
其人而非徒置身閒散以遺榮爲取適也先生卒乾隆
十八年年六十九前邛亦名前溪與沈氏所居之竹墩
號竹溪者相望先生與唱和兩里人爲多故稱雙溪詩
云

孫辰東日聞諸長言先生初應童子試試於學使者舊
時府所治縣卽兩縣互試弗禁先生試烏程復試歸安

而先生之祖寄籍長興故又試長興已揭案則三縣皆
第一乃就本貫改入府學其後十餘年而先生族父刑
部君聯珠亦兩試兩得之而學使者怒之卽兩黜之後
亦入府學一時皆以爲美談此亦見故家之世澤長也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孫辰東撰

公掌教蘇州紫陽書院時沈文愨公鄭板橋先生皆
院中肄業生同出公門下公有前溪散牧圖長卷板

橋題詩詞意沈痛

永

今敬藏之

來孫永謹識

蘇軾詩集卷之六

與中興業主

公

蘇軾詩集卷之六

與中興業主

公

蘇軾詩集卷之六

與中興業主

蘇軾



詩筏一卷吳大受牧園撰牧園歸安人雍正元年進士
文章典雅詩力追唐人間出入石湖遺山間曾祖景旭
有南山堂自訂詩及歷代詩話祖光有吳太史稿使交
集均已校刊牧園淵源家學著詩筏一卷上自漢魏下
逮有明略依時代先後爲次所論多詣微之言謂嚴滄
浪詩話大指不出悟字鍾譚詩歸大指不出厚字此編
開端卽闡厚字之妙而歸宗於含蓄蓋惟含蓄然後能
厚也頗病梅聖俞金針詩格張無盡律詩格洪覺範天
厨禁鬻三書以寄託論詩穿鑿扭捏傷古作者之意又
示人讀詩之法謂樂府古詩佳境每在轉接無端忽斷
忽續如羣峯相連煙雲斷之水勢相屬縹緲間之此數

語曲盡詩中章法斷續之妙不獨樂府古詩爲然凡讀
古人之詩皆當以是求之卽其所謂厚所謂含蓄者亦
不外此會心人當不河漢此言校竟撮其要指於簡末
實後學迷津之寶筏也壬戌 至聖誕辰吳興劉承幹
跋